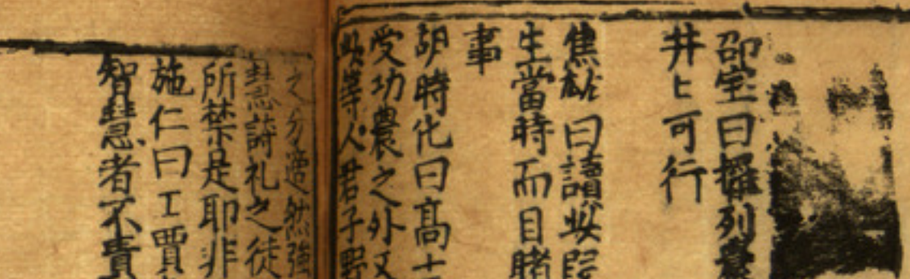

新鋟狀元蘭嵎朱先生遴輯管晏春秋百家評林一卷

編修　石簣　陶望齡　校閱
修撰　青陽　翁正春　叅訂
狀元　蘭嵎　朱之蕃　遴輯
温陵　後學　林世選　編次
書林　自新齋　余良木　繡梓

管子春秋

（按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獨詳管晏故本書管氏牧民所載等篇盛行於世茲取其尤要者録之以備覽觀爲）

牧民篇

國頌

楊慎曰此段曰國頌頌者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也國以民為本故置牧民於篇首

張之象曰管子此段議論通達國体曲盡民情而筆勢縱横詞法高妙

吳國倫曰數陳為國之要評語明盡齊之伯基此矣

一轉更高

孫維嶽曰食者民之[illegible]國至寶也故夫子之告子貢民無信不立然便是王政管子先積儲而後四維然王伯之所由分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育萬物）守在倉廩。（食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言也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管。（當作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則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俻。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真德秀曰政莫先於得民故牧民之首在順民心

[illegible]為言曰出乎尔[illegible]反乎尔者然君[illegible]相施相報之理[illegible]民所惡以遂其[illegible]好是憂民之憂樂[illegible]樂民亦憂君憂樂君之樂也勞[illegible]必至矣

四順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平暖能佚樂其民及其有危民必為之憂勞下倣此）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

黃震曰管子此論較為正當

宗譙曰管子之術雖與商鞅申韓同旨而詞論近理較為可行

茅坤曰以予為取可為政寶應前順民心此句絕妙

玄宜子曰此十柱一句自為一義文法錯磊可愛

倪思曰重波疊浪如河江雖由此千萬言亦沛若有餘耳凡作大文字倣此然必世事熟練筆端鼓舞才華涌溢若本無籌畫強作波瀾亦不足貴

（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士經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涸竭）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總起十二句下詳明之）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

呂祖謙曰管仲相齊順百姓之欲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見其著書知其行事矣

洪邁曰此為第三節上言其政此言其得民之效應上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若一段文字有体

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強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

按鄉大於家言以家者為鄉則鄉必不治等而上之皆然故才有大小而治隨之故治天下者不拘于同家同鄉同量而量如天地明如日月然後天下可治

楊慎曰天地日月取其照臨言人君親賢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

愨心不欺其民則親其上

六親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言有家之親斥以為鄉之疎必生怨故不可為也下同矣）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一親）以鄉為鄉。（二親）以國為國。（三親）以天下為天下。（四親）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矣以親踈遠者必不聽下同）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五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

五法

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如馬之從轡）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之所行下民是則其從之若由門）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已先索得之言法其上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毋蔽汝惡。毋異汝度。（汝君也）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強力。不足以應敵。傳（廣）地多財。不足以有眾。（言城郭兵甲傳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多其固守應敵有眾更在有道者也）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

[illegible]曰叙六親五法昭若指掌誠有國者不可不知

匿之指好惡也

宗謙曰言室滿室二句言堂室事而今滿堂室取其鑒見不隱也此王者堂〻正〻氣象

敖文熙曰分如因以分地之分謂料地處分也知將生財之時也

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四法

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

凌稚隆曰（太史公謂桓公至賢管仲不勉之至王乃稱伯予以王道非桓公所能亦非管仲所優也牧民一書以順民心張四維爲主伯啚之成亦不易夫）

楊慎曰上言天地以及萬物開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王濬曰上無事二句言君人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而堂之政既以脩理矣

形勢篇

山高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焉羊以祭故曰祈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慶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無方所故怨怒不及）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焉）衘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行）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抱持蜀祠器也）鴻鵠鏘

又曰此二句言小臣非大人所宜知

按羿之射皆在肄武服戎不在民落鳥中鵠造父之馭者其車容致遠不乎在鄒所偏天下奚仲之巧皆其九車以載不在斵削成光鑑也此言三子技名世必有所以致之非在弓矢操斤斵削之末

鏘唯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声問明主所不賓敬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則諸侯不敢犯寶玉幣帛何所為）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為所以優遠方親近者貴於息厚不在於虛言夜行陰行其德人不敢與爭故獨有之也）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善）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為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讆奢惡也）譕臣者

[illegible]曰顧憂謂慮後患也計速言小人之計得之難速村敗尋至則憂及之此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

楊慎曰使人器之不求備也矜伐二句謂自用則小之獘

按言怠惰則不能及時成事操要則

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譕臣）憂者可與致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見之）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能斷大事衆必比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訾惡也惡食之人憂嫌致瘠）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為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天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喻智者逢禍而能息）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怠倦者不

忽肰成事故曰疑神若能審內外立操要之神則怠惰不及者亦從而能矣

及。（怠倦之人觸塗廢滞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己及不及疑神不神神雖無形常在於內故曰在內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己也待謂須自厲以待）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每曙而戒所以戒此日之事以待曙戒戒勿為倦怠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徃者不至。來者不極。（以徃情不至則徃來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

二

道徃莫來道來莫徃謂人從上所好

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

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徃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徃。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徃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

釋一作澤

按出於理曰天道也出於欲曰人事也

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喻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有故近親造怨也）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烏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

丘濬曰四語精切玩之益見有味

楊慎曰自天地以及萬物闗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執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執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觴類莫不皆然可以一隅而反

丘濬曰數語各言是垂不朽

呂祖謙曰君者民之共主有人有土

形勢觧

山高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觧。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觧。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觧。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觧。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觧。則所欲得矣。觧則不得

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蛟龍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

則為天子衆散人數則為独夫人君不得民威權已去民心已离譬之神龍失勢與丘蚓同螻蟻之患所不免矣

宗謙曰居深尊嚴雖是人君之体然必下情上究上情下通若奸民壅蔽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外遠於萬里甚者如趙高之欺秦二世曰天子所貴但以聞多陛下宜深居宮中以成望夷之禍可不慎也夫

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鴻鵠

楊慎曰此段見人主當以德行為先

孫文熙曰治必期於道猶射必至彀此古今不易之論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羿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

吳淞曰議論精透真為治格言

王濬曰以巧精論尤見理致

許應元曰李斯諫逐客云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人主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大徒知李斯論之妙而不知其實出於此

楊慎曰二語淺近實爲至理

器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操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

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主之所以為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飺食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飺（疾移切嫌食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飺食則不肥。故曰飺食者不肥體也。

官物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短也。而責必

何孟春曰宏大之論精切之談讀之令人解頤撚鬚

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蝚蝯（上如由切下于先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蝚蝯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蝚蝯飲焉

養民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吳高曰四柱並起管子之文多有此体

屈道坤曰上四項俱提此只說闢地強兵益伯國之事二者其最急設官長立朝政總之為此兩件

丘濬曰民無取者無所取信也

段文

權修篇

輕權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上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墾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稟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

匱数戰而民疲財匱必多取民疲則生怨此必至之勢者

瞿景淳曰生衆為疾必食寡用舒方能富国若用度奢侈地雖闢猶弗闢也強兵之道在愛民力輕用疾民以逆賞罰雖信民力竭矣豈非不節之弊哉

王鏊曰往者民散處者民聚也

[illegible]宗纂曰晏子云[illegible]之言天下

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矜惜）之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也）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畱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

節用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怨上之無藝）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

不能繼以粟夫管至小也而猶不能繼况君心之慾如深山窮谷無所底止可不慎與

姚寬曰此論人君當節民度量二字萬代修言

丘濬曰積字作功績看此段摠是察能授官因功詔食議論

倪思云治国牧民之道此段亦是大節目

使民

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

玄宜子曰意常而語自奇妙

施仁曰耕者衆則市無游民是爭民也黃金貴則粟賤是爭貴也

胡時化曰看他分刻錯置歷ㄑ有法斉之剏伯也宜矣

焦竑曰議論較是

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

官能

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寶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遊則其賢不肖可知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遊也）

陶宝曰古傳有此語知変換耒用

楊維禎曰舜臣五人武王十亂皆是樹人桓公夲一管子而成伯業顯名諸侯樹人之穫其利專哉

丘濬曰擺列五段而後総結束之此書多此躰皆然

蘇濬曰此論牧民之道當謹之于微

樹人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一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材長可用故曰十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嗣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穫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人莫則其由故曰如神用）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設教也）

治本

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

邪之生也每起於微而成於大微邪不禁必至於不及制矣

董份曰後漢昭烈戒子禪曰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知此義者

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

瞿景淳曰善無小而可遺邪無微而可忽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小者不行大者俱廢牧民之道

如之何其可耶

董　份曰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

重然後國可為故此篇所論皆撙節度量之分官人為政之要司民牧者而達此義其於治道思過半矣

汪道昆曰說有時
而可行亦有時而
不可行者相時度
勢順理率事致方
可行若偏於一說
之勝將說不及行
而壞事覆国之樞
頭矣
吳咢曰人主聽言
貴當裁度可否不
可主一偏之說如
論兵一事縉紳之
儒則主和親介胄
之士則言征伐說
必有一勝而事壞
矣

立政篇

九敗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寢兵之說見用則武術蕪必偃雖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說勝則徐偃弱而行仁宋襄惑而慕古）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全生說勝則王孫自奉千金何曾日食一萬）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illegible]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如費仲以奉奇異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處朝謁）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七觀

茅坤曰此段不奇不窮而章妥句適語氣醇雅一種自然之趣
王偉曰看他歷叙分别切近人情而文字錯綜自然一段不可及處
余有丁曰意思切至情事迫真當為管氏絕筆
倪思曰讀至終篇愈斉淒沁溫懷慨論事欲驚為心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終行令始獨發乎心故不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以能期於心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子好惡纔形於心百姓已化於下）為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謂俗與憲合也）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江潛曰起語音節响亮讀之色〻動人

立政九敗解

寢兵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獘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兼愛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

李九我曰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一毛此感於兼愛之說者

楊慎曰声色滋味所以養性然無礼義以節之則男女無別反以取禍故廉恥不立

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歐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全生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

吳澹曰是解段段皆箴戒人君誠用世之文

李廷机曰費仲以秦奇與郎居顯位此人君惑於金玉貨財之說者

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私議自貴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金玉貨財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毆國而捐

張文熙曰群枉之門開則衆正之途塞况君子難進而易退世未有說諂盈朝而国不危乱者故賢否之分人君不可不明

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比周

人君唯毋聽群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觀樂玩好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遭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敺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李九我曰安陵之泣魚固寵董賢之割袖成見皆人主之惑於觀樂玩好者

張之象曰繩墨者人主所操以繩臣下者也苟听請謁任譽之說則繩墨焉得正故曰偏听生奸獨任成乱人君不可不戒

請謁任譽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群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群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諂諛

汪道昆曰說諂諛明白古戒之是故齊桓任管仲而伯用豎刁易牙開方而敗然則巧佞之用非後世之明鑑乎

人君唯毋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乘馬篇

穆文熙曰論立國建都之務万古不易

立國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茅坤曰名言至語驚々動聽

大數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丘濬曰先用數語作頭腦下詳釋之管子文多用此法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

總上

楊慎曰此段釋朝者義之理也

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幾於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爵位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爲事者故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

總上

楊慎曰此段釋市者貨之準也

總上

楊慎曰此段釋黄金者用之量也

市事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爲之有道。

士農工賈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

茅坤曰叅錯貴賤無纖毫錚漏為後人話柄

錢福曰文勢錯綜變令人嘗心

黄震曰節量二字當為眼目主意莊要端重非徒浮詞勝者

楊慎曰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国器之制也

凌約言曰高古簡朴似考工記

真德秀曰均地利之多少以佐国用此富国之術

[illegible]瑨曰管子如其国此均地以會藏亦是足國富事

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

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佰之行。（有一定之準）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任也。不知任。不知罷不可謂之有道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襍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凌稚隆曰地有肥饒利有穿道不計其多寡之數知之何得均實耶

洪邁曰此計田之旱潦以為農事之計得固人重農之意

呂東萊曰句法簡朴章法直截論致更詳明躬親如耒耜經營畎畝亦未必能然到家

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續繼也預貯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三四）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二。四則去

註明盡[illegible]

卲瑩曰擇列農事井井可行

焦竑曰讀此段若生當時而目睹其事

卯時化曰高士不受功農之外又有此等人君子野人

三。（八尺曰仞分九仞則歷每分有二仞二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續曰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澇地低則雖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二分十三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汙下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也）距國門以外。窮四境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此人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若此者顧食農收之功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賈

之分造然強秦新慧詩礼之徒皆是所禁是耶非耶

施仁曰工賈之有智慧者不責其力

姚寬曰有能而不可使則不臣也罰之使出一夫之粟

王世貞曰謂擦核其賢不肖不得以虛名取也

楊慎曰虛名乎食之害最所當去為政之先務

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公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有智者）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為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智之人盡曉知之然後可以教人也）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

張之象曰此節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乘時勤作以為下節之綱

楊愼曰此段釋上分力

[illegible]甚高曰此論聖人當務教民之法[illegible]

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於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也。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聖人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故名為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己尚不足何名為聖人）是故有事則用。無事則歸之於民。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託人以成功業）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皆愚）閉則類。（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善）上為一。下為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illegible]曰下之難治以其智多淫佚之習一啓雖分之將無所托業矣

玄冥子曰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事及聖人教民之法誠為治之急務國家之要圖當世々通行之不特可以強齊已也

又曰法之善者不當以人廢管子之術雖出伯畧功利之習而核實之槩尤為近古

七法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許應元曰起處紆迴轉折如登七坂

蘇濬曰逓逓說下一轉一折曲盡其術

汪道坤曰此篇七叉七正七轉設七壁呆文以七不可結束之

吳默曰一氣滾下有波涛萬里之勢

茅贊曰歸結正天下上七法之意脊

七法篇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強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為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強兵必明於為兵之數而後可）不能強其兵。而能

是主以

王偉曰管子明於正天下之分斉僅上於伯者盖七法在器数理分而七為根目所載惟心之一字較為近理餘伯畜伯之術不足務也

余有丁曰則象法化九字治国強兵勝敵正天下皆在其中唐時有辨髮童子上三十六字一字一象事頗類

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強兵而不明審夫勝敵之理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碮。為兵有数。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碮数理分即下七法）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七法之目）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草木鳥獸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以合宜名所以命事時者各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倣效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

[illegible]亦[illegible]之名凡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為法也

王世禎曰此段如萬里山海珍宝怪異具在而回顧関鎖處規繩墨矩無絲毫走此文偉哉麗哉

李光縉曰每轉用一譬喻一轉一譬七轉七譬轉如懸水譬似流珠懸水欲急流珠欲迂似以机軸從何從来真出世之才也

（量器）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革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以）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為政者所以決斷而壅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鈞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擧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擧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鶴脛非所斷鳬脛非所續）不明於法而欲

施仁曰到此文番一曾作結真奇駭愕

治民一眾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左手為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特成書）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毆眾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畱之則彼愈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眾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眾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四傷

化曰四者之務所必至亦理所當禁者管子此論老成謀慮非過計非激談

焦竑曰詞氣矯〻令人有肇懲剔奸之思

邵寶曰重民務本之民也輕民奸和游蕩之民也

楊文懋曰自古国家不治莫不由此四者傷国之事非一端信夫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眾（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眾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為盜破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厲奮）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

凌稚隆曰名言名理固國藥石足垂不朽矣

洪邁曰百匿謂凡百官民皆欺匿也

呂祖謙曰言實之士多視君之賢否以為進退君泄見危国不可以為国夫未有審時識勢之徒肯關說言實於敗国之君也

真德秀曰亡君之類事々相反深究弊源如何其可

凌約言曰的確議論而詞維氣勁有嶮々之狀

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盗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於上（下皆隱實言虛則國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弃是令貴於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親之存亡故弃親而存社稷）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illegible]

黄震曰此段方是正說教人剔弊除姦處世主代俱行此自然士厲戰勝守固国安土地至今存可也讀之鑿々傾耳

钱福曰此後却不分部伍

茅坤曰歷陳賞罰之法收拾前意而歸結於兵戰上此其功烈之究竟処蓋国安兵強方能成伯業通篇議論俱是主此

所由故棄所愛而存其法）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得已寧散爵祿不可分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達於四者用非其國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峻其隄防）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閑皂堅其覊絆）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不失其宜樵蘇各得其所）字法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身治之養之用之三者各得其宜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刑當罪故人不怨）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息其貪）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

王偉曰八者皆是為兵之數一件不可缺得

孫應鰲曰師行糧食財不可廢矣然器械不利号令不信訓練不習將不知兵數者皆足以債事八者缺一不可

明時化曰八無敵

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之士知其不誣故競為之）本兵之極也。（為兵之本其極要在於明賞罰也）

用兵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所以造軍之器用）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机者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為之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机數也）故兵

奇語不[illegible]

楊慎曰一句結束妙甚

何孟春曰脉絡相生節奏相應如引繩貫珠循環無端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如累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

王世禎曰机數結束甚妙

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倣此）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

楊慎曰此篇首論七法次論四傷末談為兵之數度歷々可行總之皆富國強兵之術也

楊慎曰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為多少之差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

丘濬曰喜則賞怒則殺人情之常人主能慎块則治源端矣

王道昆曰四語名言

版法篇

政要

凡將立事。（立經國之事）正彼天植。（植順天道以種植必得其正）風雨無違。（君道不虧則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多少也嗣續也）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上天植風雨高下也三者既飭故君可以有國）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與禍由是生故曰始牙）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衆忿難犯故必置之誰能圖之）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須觀之）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所窮）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慶勉以顯之）

張文熙曰敘事有法議論能品皆切於國家之要用世之文也

凌約言曰字〻句皆治國藥石非管子深達政要不能為此格言

[illegible]曰植固不動二句言執法者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可動移若乃傾倚而邪則法乱而身危故可恐也

按當作悅衆在愛施有衆在廢私有字屬下為是上句疑有脫字

富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則富祿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爵貴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上之敦教有功名之士則民鄉風而從化）旦暮利之。衆乃勝任。（功名之士旦暮得利衆自厲而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己質謂準的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的準的不遠然後為善）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過於嗇則破費更多）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不足則令不行故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畜。（謀為叛也）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法度正直則刑殺當罪故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怠倦不動則困苦以辱）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如此化令總往而民頓移）法天合德。（天之資始無有私德）象法無親。（地之資生無所私親）叅於日月。（日月無私照）佐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於施無令有）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在於廢私）召遠在脩近。（脩近則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端塞）脩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在安）

黄震曰辨士懸河之口譬喻極工

錢福曰比君於天凡日月雷霆之屬於天者取譬無所不合不但風雨為然此獨借風雨為喻而議論確切乃論辨之工筆力簡健處

凌約曰風以動物雨以潤物釋風釋雨天失其道萬物犯之況君之威命柔乘大權所在一倒持其柄旁落之禍何所不至耶

版法解

三經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真德秀曰事之机最微利害惟易互相倚伏非識微計定断然必爲断然必不可為凡何不僨事而崇禍耶余有丁曰秦王翦伐楚非六十万人不可漢充国伐羌欵至金城方畫方畧始以难成人多棄之卒能成功者蓋楚地廣兵強非空国而伐之則不能集事胡虜难測非以計招降之則不能成功所謂不一劳者不永寧若軽舉侥成机会一失不可及矣

審察

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数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汪道坤曰號令斧鉞爵祿三器何國無之然有太阿倒持法令不行者官賤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婢妾之言所玩愛之智用好惡混淆賞罰不慎欲國之不亂是惡影而疾走也必亡兊矣

蘇濬曰人君明於三器守之如一犯法者雖貴必罪當用者雖卑賤不奚六攻之禍何由得勝耶

三器六攻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

許應元曰把明君采收結作個樣式精華焜耀傾倒文家

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人君柰何。明君不為六者變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斧鉞。不為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

吳昂曰此篇與韓子大率相類世以管商申韓一律視之有以也夫

按五輔謂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国政也

楊慎曰總起二綱此曾氏行文家法

茅坤曰通篇以得人失人立論意思極高此以十分筆力寫十分道理足垂不朽

楊慎曰到此下一極字尤妙

五輔篇

慎政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能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不務得人故必致禍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

宗謙曰此段應上得人

凌稚隆曰鋪叙整齊文法燦爛讀之令人不忍釋手

宗謙曰到此又番上案

又曰此段辯上失人語意更切世主閱當自猛省

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奸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之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好耕農故財用足省費用故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舍免）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人進故凶）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

按鷙字原註解作疑字非是鷙以搏鳥而食其性甚酷烈今觀上文上既殘賊則下安有不酷烈者哉

楊慎曰用一句收掉完密

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居上位者殘賊苟且）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覆察鷙酷上既賊苟而不舍故下伺察而酷烈）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少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

葉雲仍曰議論規畫鑿ヒ中理管子經世之才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来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或者以此書類道家誤矣

玄冥子曰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槖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槖

宗謙曰字、精緻擇入理窟

楊慎曰常品之人不䏻重理也

宙合篇

宙合

天地萬物之槖也。宙合有槖天地（宙合之道教以先天地行善故槖天地也）天地苴萬物。故曰萬物之槖（苴裹萬物任天地之中故為槖）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當作達）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地下包絡天地為一裹也）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散其終上能無偷覩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槖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其義不可妄傳也）一無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其道或幾乎）

收斂有照應

（息矣）多内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遺言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按此篇謂之宙合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包羅也

傀思曰有氣則生言国家之有氣而生言規模悠遠條達也

楊慎曰心以生成為功而生成以氣為主此言氣者道之用也尤宜重也

樞言篇

樞言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以煦萬象由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象由以慮萬理由以斷云爲莫大焉故謂道）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副故實副其名則治名重實則亂）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

慎積

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備則寇盜息）

王偉曰宝器用三者世主重所當重者強輕重並用者弱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者亡彼喜怒惡欲不能自立後於珠玉宝玩輕重倒置甚矣

宗議曰末用三語收煞奇特

（蓄藏則民無飢故為寶也）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饒不可食寒不可衣費多益少故為末用）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故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於民。（無不足）霸主積於將戰士。（卒勇奮）衰主積於貴人。（益其驕）亡主積於婦女珠玉。（速其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

坤曰三制之国制人者最高

[illegible]曰制人之国分明是王者氣象伯國不能如此

李光縉曰此篇文字却似老氏口吻

蘇濬曰當時之君地醜德齊不務行政而互相攻伐侵地廣土以兵為威以伯為名此等便是制於人

三制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於人者人亦加之也）人眾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於人者人亦患難之）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兵後。（謙受益）如此者制人者也。（下人者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於人。人不眾。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恃黨與之國不為推讓每輙幸其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凌人者人反凌之如息侯伐鄭之比）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如此者不能

林希元曰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是自守自強之国玄宜子曰先王一段結上三制之国文机甚幻而玄

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賊心）故先王貴當（愛必利憎必害）貴周（深寄不測則周）周者不出於口不見於色一龍一蛇（一則為龍一則為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謂周（行藏五變故曰五化）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喻多眾所驚也）

按此篇曰樞言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若樞故曰樞言今是篇所論皆治國要圖先王至理自非浪語

四

王偉曰此是八觀冒頭後鋪張八段如錦

宗謙曰規畫必然之害一、應上讀此令人酸鼻

楊慎曰此共四段前三段相應末一段以明君結之

邵宝曰立国固知之法莫善于此重、反覆有叮嚀告戒意

焦竑曰世主少有自強猛省當行之不懈

八觀篇

治民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從旁而通）閭閈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盗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变為慤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

王儒曰明君立国刑省民治非民性素善也亦治之得其道耳

玄真子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衬之塗戎罪之迹莫不淹甚知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无由也

董份曰此說農事不脩

胡時化曰国之本務在農民之衣食於是乎生国之財用於是乎出草田不辟国貧民飢勢所必至

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變化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觀足食

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

宋謙曰国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又曰民依於国〻依於農自古天灾人衬兵凶荐飢而民不至离散皆分明是章墾田治蓄積多而備先具也重農之說不惟齊伯為先諸播百谷周重農事自古記之

姚寬曰此言桑麻六畜之事

王世貞曰齊之富盛冠於諸国分明是計山澤之利覌此段可見

呂祖謙曰天地生財山澤之利最多管子行此以強齊

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饑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耘。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知也。

觀貧富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草茂草莊周曰麋鹿食荐）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無數。薦草雖多。六

雖可以富國实非先王之制

鄭維嶽曰桑麻畜產草木之物所係雖微農之外惟此可以足国

凌稚隆曰此論奢侈不節用而民貧

穆文熙曰重重復說而愈出愈新者其胸中素明而詞不竭也

真德秀曰道奢侈之俗若數黑白

凌約言曰財之生也有限用之費也[illegible]

畜有征。（賦）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觀侈儉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眾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囷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

[illegible]國可以國窮

[illegible]曰国之侈用不專就一事然宮室車馬衣服此其昭然易見者未有費用無度之国而非嗇儉即為其道也

錢福曰數句懸練深至

茅坤曰侈之為害甚大侈則不足不足必多取民貧国病罔不由之

倪思曰虛实是一段眼目此篇無上

積。而衣服修。（氓家即民家）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襍文采。本資少（本資謂穀帛）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觀虛實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虛實之國可知也。

上品

余有丁曰此計地之廣狹利之多寡以及山澤之資亦計田度地之法

王儋曰通段大意只是田墾賦輕則国実若野不辟賦歛煩重民無餘積則国虛是治国之要談

茅坤曰上賦重則民之蓄積流散于四方矣下是說其藏陽然可畏

吳門曰無一句放閑無一字遺漏反覆推明結束完密文法元活

凡田野（夫的冲說起）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人少可就山澤遂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少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遠行而糴之）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其稼亡三之一（先提一句為綱）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無其一時小有[illegible]謂小凶）

按前作計皆役則其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逮省衆而為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說三之一矣

又按別本十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餘又遇歲凶則民必鬻子矣

宗謙曰此下雖說山林川澤有禁總歸任農業上

許應元曰論山林川澤之利而歸重於農管子可謂達治国之本

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叢生曰苞又草名遺苞言以草食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無事。則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再說數）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山林有禁）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墻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宮室雖有度禁發須有時）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罔罟必有正。（小大之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

曾份曰引先王来証乃破的之言羅大經曰轉下又再說起如波流洊洄濤浪叠湧作氣勢瞿景淳曰関鍵所在不厭重複王鏊曰收拾前言作結案有萬鈞力丘濬曰此皆流獘所必至總鎖結上而詞意謹嚴

鱉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愽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無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生各由用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無已。是民用力無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已則用力不休）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無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貧則為盜故禁不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衆飢力屈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李光縉曰民習俗之善否由於上有以化之化得其道則国治化失其道則国乱其机不爽毛髮化民全在規矩法度立得謹嚴工楊慎曰谷水巷井則盜及者生其婬放場圃接則隣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則婬非者易為此習俗之獘焉鄭孩如曰家鄉門庭之獘孔桃剔曲尽雖非治世格言亦救時之急務也

觀治亂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胥效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限鬲）閭閈不設。出入無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無自勝矣。（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無自正矣。鄉無長游。（什長游宗）里無士舍。（士謂里尉每里買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無自生矣。（鄉里長弟以齒）故昏禮不謹。則民不脩廉。論賢

王世貞曰亡国之依往、如此彼操化民之權讀此常亟為之留矣

姚寬曰祿以賞功爵以任才強国之治却是如此若有功而祿不称有才而爵不任則爵祿不以審使辟邋幸左右請謁所必至矣

范仁曰朝廷之治（貴功任賢之大務）

不御禁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群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觀強弱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功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治行為上爵位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上輕爵賤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在爵祿之位）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使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無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無以使臣臣無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敵國矣（竭盡）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

顧時化曰聖王之治無功者不庸無才者不任故爵開及悪德商賈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是官爵可以貨得国安得不乱耶

焦竑曰此奧說應上皆爵祿不審之弊而文勢疊下有波瀾

觀法令

姜宝曰此論行政使民又為一段呂祖謙曰政教號令致治之兵法貴善而令貴信善則民不為病信則民知所守此亦固国要畜

鄭孩如曰令既不誠衆必輕令則刑罰不足以為威殺戮不足以禁姦令之不行所係不細

淩雅隆曰此後歷數弱国亡国之道一歷覌前史萬不爽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寛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親近）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是令不行）賤爵祿而無功者富。（無功富則有功必貧）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心故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寛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穆文熙曰交捿足恃賢才用而蓄積多此治国之本务而賢才之積聚尤其要者

真德秀曰自古国家之亡莫不由諛臣敗壞之人君悦諛惡諫雖積聚蓄多交與足恃憂不在強敵亦在蕭墻之内矣

淩約言曰重、禄說應上皆契所必至者

觀存亡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己以為親）而敵國不畏其強。（寇敵之國不畏己以為強）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囷倉

黃震曰人君有国莫不欲存而不亡然多[illegible]本[illegible]臣出[illegible]盡坐[illegible]亡獘

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而外有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毁矣（居然自致滅毁）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慝其情矣

李光縉曰八觀之篇雖非盛世格言然自當時而論之則塞奬孔開利源務本重農禁姦窒慾規畫必然之害鑿鑿頃耳亦救時之急務也噫伯畫興而王道衰所從来矣

錢福曰刻鏤多者傷農事錦組多者妨女工農事傷女工害則飢之本而寒之原如何不重為之令耶

李坤曰兵以衛民辛服習則戰勝守固而国無危亡之患士以爵功論功能則制行死節而人無偷幸之弘二者亦非末節反是

重令篇

逆令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末生以末業為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穉也謂之逆（穉驕人有饑色不忌末以殺之反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安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穉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穉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今反以無分役相驕故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為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為死節）而群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

則謂之逆矣

楊慎曰三句總起作提綱後分三段有分曉

何孟春曰經者常也朝廷国家人民奉法不失常度則国無不治矣

茅坤曰此段論經臣

工曰此段論經俗

貲富（謂事便辟以得富貴）為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不羨富貴志士所以恥反以為榮華而相驕故以為逆）

三經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貴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授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求多）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大居小）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勞而後受祿）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之欲）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則）毋上拂之事。（拂違）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

又曰此段論經產

楊慎曰反覆詳論明白剴切

吳澄曰三論不經之弊貽若指掌

丘濬曰總結一句收悼有力

（節而適）毋踰等之服。（禮而度）謹於鄉里之行。（信而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令）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謂畜產）樹藝。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經臣則邪臣進）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逃散）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況兼有乎）

倪思曰冒頭句法似奇怪然立意自雅讀之精光溢目焉

余有丁曰三尺法王者與天下共之不以身先如何行得故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出令責信蔵身責怨立法之道無以加此

王偉曰條陳十殆句句確切人主不周容又值上句不容柔所作一段議論

法法篇

十殆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法。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以脩令者未審之故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脩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以惟賞罰而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其賢而不能舉所以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

茅坤曰正直之士好進言於君君不周容小人得以讒害之故曰君不周容則失臣正直之士失人主孤立於上官和黨與於下追原禍始誰之過與

宗謙曰數人之福良筭之害故有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有告君曰願陛下慎毋赦哉朝[illegible]

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發其宿嫌）或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怨疾不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君不容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群。（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

毋赦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輕赦則人易犯法）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故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毋赦則人重犯法）故久而不勝其福。（臣民守法太平可致）故赦者。奔馬之委轡。（凶致）

[illegible]

玄宜子曰孔明佐先主治蜀不肯數赦知此義矣

蘇紫溪曰軒冕爵祿所以厚養君子而以別於野人處

楊慎曰重令為主不在令之內雖善不足賞也

鄭維嶽曰二事徃

（惡復佚）毋赦者。痤雎（[illegible]）之礦石也。（疾可瘳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爵祿既輕無以塞民之望故不勸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故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偹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

布令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為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予）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

徐有[illegible]未布賞罰无加民何所措手足妄誅固不可妄予亦豈得為通計哉

姚寬曰法令貴明賞罰貴信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善者無所劝而奸民無所懲国乱主危又何感哉

施仁曰此段總是重令之意

又曰數語收結得完密

葉蔬曰提起尊卑二字自有所以然

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為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

用民

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衆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為己用也使民衆為己用柰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

後[illegible]入主心[illegible]出求欽事一步推一步

邵寶曰所以令重君尊之故探索顯白津、有味

呂東萊曰語意重、生處在此轉退之、為文書從復隽

自道祖以

洪邁曰雖分作三停而首尾都重貫

淩稚隆曰国家之所以相維相制者法令故也夫令不行則姦邪之人憂視憲令因上行私計必為之雖有科條文具洪之乎無法也愛民者當不

如是

穆文熙曰机頴勤、愈讀愈佳

真德秀曰總是嚴法信令以督其民法嚴則民不輕犯令信則民不敢犯故令之所在可使蹈白刃可使受矢石可使入水火魯哀令不救火者與降北同罰火須臾而止亦是一事之驗

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愛則姑息故民不用命也）

慮始

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饑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至善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為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所惡者公義）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凝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假不因上有威權妄以斧鉞有所誅戮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名立其後令太諂

凌約言曰議論精快精神培增

黃震曰當時強国之民大率如此厥後商君行此於秦明法審令百姓樂用諸侯親服是其驗矣

宗議曰仁者智者有道三字便生活潑

茅坤曰陳国削亡兵強之〻故議論明快章法如懸水有淵

倪思曰国無大患不得道必功名失

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

得失

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国非小又無不幸之事而乃至削亡者則以臣主有失故）

[illegible]則削亡未有無故而或強或削者

余有丁曰君者民之主臣者君之輔王臣德行一失則百戰靡而敵國外患之禍旋至削亡功名之端至可畏也管子三項並提而君身尤為要

毛儒曰此又論國在得道得賢可謂知所先務

茅坤曰此段形容尤覺切非管子筆力竟不到

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王者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令君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所蔽塞）已蔽而劫。已劫而弒

去蔽

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

何孟春曰從來未有此議論真萬代之格言

汪道昆曰左右耳目之蔽雖太山在前不之見也君能去壅蔽使下情得上達上情得下通何有百千萬里之遠哉

蘇濬曰古明君明照萬里之外海內之民情世態無不周知者非一人之耳目能勝億兆之衆四海之遠也夫其滅絕侵壅之術而已人主不知其本欲以一人之聰明而周無窮之奸

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下事遂消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上其事遂斷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既出中道而止左右壅君事故也）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

[illegible]是舍本而求末也難矣

楊維禎曰去威絕蔭蔽之法莫善于此

丘濬曰韓非書多此文法可知此書是先秦之文作此者韓非之類也

五字千鈞

宗謙曰大士高士愚士智士賢士戰国說士不出此五者

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

論人

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謙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恪損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虛則）（而矜之在）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細[illegible]）凡論人而遠[illegible]

胡時化曰分別絕等人物亦自有說而筆氣簡峽

施天性曰此段尽戰国策士第等

李光縉曰叙明君忠臣設施之先务分明有治朝盛世氣象

王世貞曰爵祿君所以馭臣下君私與則佞臣進臣誣

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卑人不得為高士愚士不得為智士）鈞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脩實而成名）鈞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而後動）

又

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必公誠以治世忠臣必直道以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

欲則明宜用其原起于君心之私愛為之也然則用人之道君心之公私尤其大原大本矣

孫文熙曰韓非之徒皆有此論引舜來質証謂如不信試觀之某人是也

宗講曰古之賢臣精一德以事君只是人理一職今之人反兼四臣之能乃有之非才勝於古也不过誣能以干祿爵而僥幸於君耳

正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臣易知也。（起下文）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以事其君。（各精一事）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牽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

五

汪道昆曰叙[illegible]有法

孫文熙曰歷觀三子之言或死或不死志雖不同然其忠肝義膽忠於為齊一也皆春秋之第一人物若後世豈易軒輊之哉

大匡篇

三子議輔齊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傳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為之傳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亡[illegible]可以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

吳際曰鼎足之喻剴當有味

按二公子謂諸兒子糾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

（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迕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齊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

楊慎曰觀此便見召忽有臨难不奪之節

張之象曰召忽之死万世之义也管仲之生一時之權也然必有仲父之動而後可不則背君父而偷生惜死與乱賊之徒同科矣故君子曰忽之死也賢其生也仲之生也賢其死也斯言盡之矣

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糾今而奪焉我當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己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言當為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糾）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柰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

按國語齊人既殺無知小白召自莒管仲將兵遮道射小白中鉤小白佯死管仲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之是為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作何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與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作亂。殺襄公。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

丘濬曰桓公此問便有致大之意其志不在小矣

又曰故圖二字含蓄有味

楊慎曰鮑叔之料施伯不失尺寸可謂智謀之士矣

吳默曰發出夷吾不死心緒如見

齊請管召

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恐為魯害）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

穆文熙曰管子之不死其志盖欲定齊而鮑叔為能知之盖其相契合然也

吳澄曰叙事簡捷而意亦詳盡

玄宜子曰召忽之死萬世君臣之義也管仲之生一時輔相之功也然必功如仲父而後可不則以不死藉口而知親殺之佐太[illegible]

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則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魯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君將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柰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殺）公曰。諾。遂遣使請管召於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待）有所定也。今既定矣。（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致身受命乃謂之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天曰讜論正大從容就死殺身成仁召忽有之

洪邁曰此段是管召實錄

李光縉曰君子聞之四句万古不易之論可作二子断案

呂祖謙曰論語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聖人褒貶一言為萬世法則忽

死仲生宜有定論矣不知夫子與仲者以其尊周攘夷之功若就理而論召忽之死較為正當

穆文熙曰世有亡主而国無廢道故桀乱而湯治之紂乱而武定之聖王誅暴救乱以安天下却是如此弒之為言桓公不明於義管子又将順而不為之辭斉之弗事為先斉也宜矣

真德秀曰意寓箴規俱是正論

凌約曰此篇可作諫臣論口吻柔詞婉而順更易入耳

中匡篇

廢置利害

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内。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

焦竑曰語氣温潤清雅是為細膩小文

黄震曰沈抑靜默以全生雖賢人之大不幸亦豈国家之福

茅坤曰国無仁賢則国空虛人君不知任賢使讒人高張賢士結舌世道為之一変矣

卯室曰微子見紂無道曰我不顧行

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遠害

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温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為畏死而不忠也。夫彊言以為僇。而功澤不加。（龍逢比于進諫於君身被誅僇）進傷為人君嚴之義。（盡言極諫殺身無益徒令其君有殺死諫臣之名以傷君）退害為人臣者之生。其為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牘也）以待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

[illegible]祭器歸周武王克商封之於宋以主殷祀

穆文熙曰明哲之人才足有為多恃才奮盛凌轢人以取敗此必至之勢

凌稚隆曰詞危義切侃〻可聽所謂法語之言者

洪邁曰是倣模道德經氣壯語壯有許多筆力

呂祖謙曰名實二字下自奇特患者取一只是務实惡名之意

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

奮盛凌轢

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illegible]音陽）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始。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鄰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鬧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毒而無怒。此言止

眞德秀曰權而合道惟大人能之故特舉大人立說凌約曰人以道爲的猶鳥以山谷爲癸止權而通於道猶鳥之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借諭高奇黃震曰此段尤精妙玄絜有味錢福曰帝者尊高之名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尊高爲先要於義立而已

怨速濟没法也。

義立

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准繩曲以爲直夫大人之義權而合道）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於北。意南而至于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鈌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此術也。

茅坤曰人主處高危滿亢而不下高而不抑自然国家煩乱莫之救解上爻亢龍有悔益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即此義矣

處盛滿

高爲其居。危顚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驕。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

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顚莫之救也。

李光縉曰鮑叔存管仲自以為弗及至欲辭其位以讓之何其懇也然管仲用而鮑叔之賢益彰古人之以善相成如此

楊慎曰管仲伯齊之才覩此五者俱見

丘濬曰孟子云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意與此同

小匡篇

鮑叔薦管仲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

王儒曰四句甚見精采

張之象曰施伯既知管子之才將用之為魯國憂何不令魯公早用之以憂齊乎豈魯公亦非[illegible]管仲

鈎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柰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群臣（以徇群臣）魯君必諾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

玄宴子曰管仲非鮑叔不能知桓公微管仲無以伯故自鮑子而荐而堂阜之囚夫卒為齊庭之上相桓公之伯有以哉

按呂覽云祓以香火釁以犧猳国語曰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曰釁或為熏

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戮以殉齊）殺之魯是戮魯也敝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群臣僇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吾賊）非敝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柙檻即檻車也）

管仲論政

管仲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祓而浴之三（祓除去凶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示將就戮）將使人操斧而立其後（後受斧鉞之誅）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

吳国倫曰桓公一見管子即自述其過而授之以情則管子安得不效忠乎此尤見桓公之善用管子也

茅坤曰按合群国国語即合群設象即周礼縣法象魏也本謂上之所設未謂下之所行也

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况生之乎）公遂以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陳下陳也）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饑。戎馬待游車之獘。（游車獘然後以為兵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士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群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設法象而為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

民以司桓公初見管仲開誠咨詢孜〻不已欲興事功以蓋前愆氣格既殊而仲父立談之頃制令規為條分縷析教養兼具周有遺遠一匡九合有以也夫

丘濬曰昔者先王一段為下提綱後正詳論其事

楊慎曰官官府也其言士之鄉下四

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錯綜也）勸之以慶賞。紀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顛謂高之項人或不墾闢旄者所以誓勸兵士言能務農息兵故糞其顛而除其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

句則商工農之鄉官也

法度森嚴斑斑可睹

汪道昆曰士農工商天下之民盡之使士之子為士農之子為農工之子為工商之子為商則天下之民無不各安其分而無有[illegible]者一匡

[illegible]矣

宗藩曰此段論成士之士使有常業

玄宰子曰氣度優容文法駿雅可愛愈讀愈有趣味

又曰此段論成農之事使有常業

鄭維嶽曰各節寫出辛勤之狀而四

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具官）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有保之）無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石也故曰石）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龍亦）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慮審）處農必就田墅。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州處。（萃集州聚）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旦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異事恐其外慕徙業）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田器）比耒耜穀芨。（音棰比偶其耒耜及穀芨穀芨小於耒耜一人執以隨耒耜之後所以重治其關遺）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去草治田以待春耕）深耕均種疾耰。（耰謂復種既已先均種當疾耰之）

民之中惟農最苦故鋪叙惟農最詳

王濬曰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可賴即朔之俊秀是也

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掖曰挾槍椿也刈鎌耨鎡錤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於田野。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就功而便事省費）別苗秀。列疏遬。（遬密也謂苗之疏密當均列之）首戴苧蒲。（苧編蒲以苧與蒲為笠也）身服襏襫。（襏襫謂麤堅之衣可以任苦著）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朴質而野不為姦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致民能聖粟又秀材生焉故王敬畏而戚近之）今夫工。群萃而州處。相良材。審（蔡也）

宗譏曰此段論成工之事使有常業

又曰此節論成商之事使有常業

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裁斷為器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處。觀凶饑。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視）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

按斉語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存故旧不用如旅也

楊慎曰文字輝映交囊亦尽一時之制

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知物賈之貴賤）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沃瘠而不移衰差也）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稟令而不情）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不敢以非時入）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

内政寄軍令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柰何。管子曰。修舊法。擇其

汪道昆曰即此便是私心此正管子外於王道處然亦必如此乃可疆国

潘嘉則曰借王制以行己私易名欲以欺鄰国此孔子所以小之而孟子不欲比也

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貧無時者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内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里使賢者為君長）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以為賞罰）則百姓

顧憲成曰夷吾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巧於用詭固如是哉成周自五家為軌至五州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合万民之法也其事㮣白於天下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彷彿其一二矣独柰何以歉其鄰国則安淂不為伯者之私哉

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

張之象曰文勢至此不求奇而自奇如金鎔花發爛熳奪目

王世貞曰此篇文字極佳首言桓公之伯畧中言所以奉天子安諸侯者

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則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則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

桓公圖伯

公即位数年。諸侯多沉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親援）征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方城之地）望文

而末則帰重於能用管仲之属大意雖是如此中間伸縮隠見殊尽变態可称雄偉巨麗矣至于字句之工尤足玩味

孫應鰲曰此處歷叙斉桓伯績聊耀耳目

按斉語荐作庶字

山。（山）楚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檿絲者也堪為琴瑟絃）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于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東胡之先）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於石沈。（地名）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於上下薦神。

楊文憲曰斉諸侯盟会甲兵偃藏景象淵然[illegible]王道然帥諸侯以朝天子儼天威於咫尺大義森然尤未可以伯而少之也

孫應鰲曰天子優臣諸侯謹礼使者雍容将命俱可見

楊慎曰桓公處此便有矜功之念

（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牲荐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旁盾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弢（音滔）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之庿）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獎）實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

李光縉曰論桓文者輒云致胙請隧二者俱禮之大者也一則命之而不敢一則不命而自請于此可見二公優劣余初以為然及讀是篇見桓公誇功之念勃勃動色至聞管子之言始惧而出然則桓之所以不敢犯禮者仲之力也於是知僭禮犯分伯者之常惟幸桓有管仲而晋文之諫者無其人耳

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䑗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荊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歆其祭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求（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至）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神馬也）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

六

[illegible]天冠地履儼然可畏蓋伯之為伯亦必託之禮义而後可行

王世貞曰稱順稱仁称寛称廣不可分作片段看四者段〻皆有只如此鼓舞筆端耳亦欲諸侯知桓公知諸侯之歸己後又說桓公知諸侯之多與己皆是鼓舞筆端以為奇特且首既偏言來服末又述禁暴示权皆不過張示伯畧深而通茂而有体

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弑死。（慶父莊公之弟通於莊公夫人姜氏哀姜歆立之公薨慶父弑太子般又弑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選其善者以成具歆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內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

張文熙曰此處感人之效亦甚可觀第其垂櫜而入蒲載而帰不免以利結人恐利尽而人不至也乃為驩虞哉

四分國語作四个

玄冥子曰模寫斉桓當時伯功之盛煕耀耳目昔謂五伯莫盛桓文信夫

（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繫馬良馬）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瘦馬犬羊為幣。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櫜而入。檲載而歸。（垂櫜言其空也檲載重載）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

柳宗元曰桓公苟能帀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使君得以有其君人得以安其堵則雖受賦於諸侯不為过矣人奚用悉国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然則區區斉国悪足以奉天下之人已且不甚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

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監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壥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廣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

楊慎曰文法連用如魏峰疊嶂讀之色〻可人

丘濬曰上疊用數箇是故字法至此又用於是一轉更佳

何孟春曰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称甲兵文德成也大国畏威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之伯功斯盛矣

偃五兵。（五兵刀劍矛戟矢也）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其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

于鳳翼曰歷叙伯功而然之以用數子又首之以管仲見管仲之功大也

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何功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覇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薛方山曰一桓公也用管仲隰朋鮑叔則以奔播之餘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用豎刁易牙開方則以五伯之長而身死無歸幾於不殯人才之關係也一至此哉

又曰孔子之於管仲也不曰如其仁如其仁則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及或人問管仲則曰人也夫叅天兩地斯謂之人夫子

人管仲其推尊之也至矣曰器小者特指三歸反坫而言耳猶云以如是之人而猶屑為此也盖惜之也非謂其為伯佐也王霸至孟子始發之嗚呼仲相桓公則誠伯矣今覌其大匡三篇制度整齊經綸具備而尤以寧邇柔遠為重務假令遇文武之君將不得為王佐也乎

春秋一卷終